

出版了！

定價：洋報紙（白，較薄）每

總售處：新華書店總店、各分店、各分銷處、交通站、及各合作社、均分銷。

縣興西山：址地
最八十二至二十月五

臨南組織耕牛放青

節餘勞動力開伏荒

(臨南訊) 此間各村把各屬小日月莊撥給種麥，因天旱地乾，耕牛草料困難，有些村子發生把耕牛忍痛賤路本出賣的現象。神塘場原價一萬三千元，現在三千元就賣了，周頭王不城一萬四千元，連六千元也賣不到，大家無不說：「賣了罷！人哪沒吃的，那有牛吃的？」牛賣了買糧食，「有些地方，種麥草，也因天旱草料沒處找，特別是幾家集團喂的牛，只管用，割草就相互推，結果也賣了。」一區農會幹部發現這一問題後，馬上配合區頭村幹部組織了組長開會，拿草販的辦法，和羣衆研究賣牛的利弊：(一) 全村二十一條牛，如現在賣，要賠十二萬元，如不賣，即使買草喂一個月，用八千二百元草，才值三萬二千八百元，賣牛吃虧太大。(二) 一年莊稼二年辦一，現在把牛賣了，到耕麥地和翻秋地時，就受大困難。(三) 到用牛時再買牛，就是和現在的牛大小相同，也得多出十多萬元才行，何況現在還不耕牛，本買還不行時候。輕重一算：大家團團起來，「可不能再把牛賣了！」決定把全村的牛集合起來，找一個老實而有經驗的人集到山裏草地去放牧，規定每頭牛一月三升米，承允放牛的王不城當場訂出放牛計劃：一、保證牛的衛生，二、要放肥，三、到山裏除放牛外，要耕幾畝夜麥，打馬茹茹，淘麥子。大家興奮的說：「這下可有辦法了，既省下人工，又放了牛。」(《張世霖、曹靜、武廷治、王丕振》)

(臨南訊) 呂家鎮變工組長王英，配合呂家鎮、杜家莊幹部召開牛組長會議，研究停止賣牛辦法，決定組織全行政村的牛集體到方山、臨縣放青去，每十條牛一個牧牛人，牧牛人與地大家接工做，或每牛每月出三四百元牧工費，他一頭牧牛，一面還開伏荒，大家說：「賣掉捨不得，但沒吃的，放青是好辦法。」一個組組織牧牛與節省勞動開伏荒的辦法，政府已發快報至各地，號召推廣。(呂多輝、高華甫、張寶英)

(離石訊) 天旱以來，此間有少牛都起了草，大的如大麻子大，小的如大豆大，多生在牛蹄眼、牛腿酸、與牛腦上，一有了草，牛就在上磨，磨了兩、發奇猛，間上幾天就把牛鬧瘦了，現在牛牛都搶着捉草，機敏從上幾大就可捉乾淨。(白志芳)

太行太岳兩區部隊

東西夾攻 解放高平

長治敵大門洞開遭我嚴重威脅

（新華社太岳二十八日電）白晉路上之高平縣城及其全境，在我太行太岳兩區部隊東西夾擊下，已於本月二十二日爲我全部解放，現我太岳、太行兩區部隊已會師高平城中。同時，我主力一部已沿陵底鎮（長治南）至西範鎮（長子南）一線高地推進。長治平原自我太岳，太行兩區主力部隊在今年春季攻勢中相繼克復陽城、晉城、陵川等地後，即乘勝進軍，於四月下旬分向高平縣城合圍。至五月間，我又將馬村、西鎮太、米山等高平敵外圍據點悉數掃清，使高平城內敵陷於孤立。同時，我則加緊圍困縣城，並會數度嚴厲

陽城

貫澈開荒條例 及時發動羣衆扣伏荒

春耕結束，到處正在鋤草，眼看伏天一到，就是進行扣伏荒的季節了。扣伏荒有的地方叫磨青地。這種開荒辦法，可以把荒地的青草，翻在地底，經過伏天，腐成肥料，到秋裏再翻一犁，土也晒過了，地力也休息了，打磨平穩，等到次年春天，就可入種。伏荒地產量特別大，不但比當年的春荒，就是比舊的熟地，也能多打糧食。伏荒地因為儲蓄較多的水分，提苗最保險，苗子也比較耐旱。今年春天，很多地不夠苗，但是所有去年不下的伏荒，苗子都出得整全面肥壯。王榮說：「到久是磨青地，苗子出來也不一樣。」並且開伏荒地還有一個重要的好處，是可以作時間上調劑牛力。夏秋秋收中間，牛已經閒下了，利用這些閒餘牛力，把荒地翻過，次年春天便可以用播種播種，不必再耕，耕種比耕種快得多，免得春耕時牛力和人力都忙不過來，這叫做「一年莊稼兩年防旱」，在頭年就要打次年的底子。為了擴大耕地面積，增加產量，為了今後防旱備荒，扣伏荒正是一個最好的對法。

我們邊區的不少地方，如一分區的山地、五寨、神池，六分區的大部分，塞北分區及八分區的山地地區，直到現在，因存留遺很多荒地，減少和消滅這些荒地，單靠當年春天開荒是不行的。我們過去號召開荒及擴大耕地面積，總是在春耕時期，而對於頭年夏天扣荒的工作，即號召發動很遲，組織和領導，就遲談不到了。今年必須及時的、不放鬆的抓緊進行這一工作。

目前我們的農村，說到扣伏荒，是有着很顯好的條件的。在過去，因為扣伏荒的時候，正是忙於鋤草的時候，很多農民顧了鋤地，顧不了扣地，因而使牛閒着。但是在組織了變工互助以後，這問題就容易解決得多了。有了變工的組織，節省用人力，可以抽出來進行扣荒，顧不了鋤草，也顧不了扣地。所以問題在於我們是否去發動組織。

人工原設在要工組內，還工，後來也不管了，使牛戶吃虧，引起他們不滿。這一切現象，今年必須注意防止。在沒有組織變工的村莊，進行起來，也許比較困難一些，但亦應積極努力，設法推動，幫助解決一切困難問題。在過去不扣伏荒的地區，黨素沒有實際得到過扣伏荒的利益，應着重宣傳扣伏荒的好處，發動他們抽出人力，利用閒餘土地，進行扣荒。而不管在什麼地方，宣傳政府的開荒條例，說明扣下伏荒，打幾多而不徵公段的规定，都是十分必要。目前天旱不雨，羣衆積極開闢的熱情可能較差，要積極克服羣衆中優待等待、悲觀失望情緒，聯繫防旱備荒工作，告給羣衆今年扣下伏地，明年捉苗保險而且耐旱，使大家積極起來，利用時間，抓紧時機，大量的進行扣荒。

必須了解，扣伏荒是擴大耕地面積，增加食糧產量，而且易於防旱備荒的最好辦法。對於扣伏荒的領導，在這些地區來說，勿寧是領導生產的關鍵問題。今年抓不住這一關鍵，時機過去，將來後悔也無法趕上的。

這裏，有一問題，必須引起嚴重注意，而及準糾正補救。開荒者應有耕種自己開荒地的權利，這一點似乎不用說的。但有些地區，如舒城、五寨的不少村莊，去年扣下的伏荒，其中很大部分，扣地者自己沒有種上，而是被別人耕種了。據我們所知，軍有以以下三種情形：一種是原來扣的荒地是地主的，去冬今春軍租漸微運動中，地主把這些土地出賣或折價租給別人了，今年春天，這些伏荒由新取得地權的人種上，扣地者落了空。第二種是今

享受，而且已一點未獲得代價的事實，則是一樣。這是不合理的，不合法令規定的。有這種情形發生，必然會嚴重的影響今夏的扣地。實質，貧富兩導生產的縣區機關，應該認識自己未及時注意這一問題而將引起的嚴重後果。要知道，假使照這樣下去，過去扣地的人不再扣了，因為他覺得即使扣下，自己也未必能種上，過去未扣的人，也不會去扣，因為他會想：自己只要種，到不在自己扣不扣。大家不扣地，荒地無法開墾，耕地的還會減少的。難道這還不夠嚴重麼？爲着發動今年大量扣荒，及旱的給予適當糾正和補救，是完全必要的。

糾正的辦法，應在農會或在羣衆裏面，展開民主討論，通過羣衆，按其情節節，分別處理。比如有的可將原地退回，再由扣地人交納，扣地人償還種地者所出牛工人工及種子；有的，按扣地及種地雙方所出牛工人工及種子之價值，或合作經營分金，或把青苗分開，有的只令種地者補償扣地戶所出牛工人工即可。總之，只要將問題放在羣衆中去討論，一定會得到合理而公平的解決。同時，在解決這些問題時，必須注意說明政府開闢荒地的意義，說明所以這樣處理，是爲了擴大耕地面積，要爲擺脫糧地瘠瘦。注意不要因爲這一問題，引起農民和農民間的爭執，如果可能，可以發動大家，特別是扣地戶，商量以別的方法，幫助新種者，補償他的損失。經驗證明，只要說服解釋工作做得好，能使雙方都不受損失，而有助於彼此間團結的。

春訂生產計劃組編變了時，調劑土地上不適當，有的讓出伏地給別人耕種，固然出於自願，但大多數則出於勉強，口頭情願，心裏實際不痛癢。再一種也許是強迫的，當春天定計劃時，有些相地戶生產情緒不高，故意推託自己已耕種不了，有些幹部，還時沒有積極去加以鼓勵勸導，反而藉口不讓荒地，自己把來種上，置之，不管那種情形，相地度去年伏天讓流汗的成果，讓別人

3

千古恨一序

王修

編者按：一千古恨一劇本，是周文王修二同志合編，年來在各地演出，頗受觀衆歡迎，尤其是劇中情節和當前國內情況極相類似，因此也就更爲觀衆所熱心關心，但也有有人由於缺乏歷史知識，對劇情的真實性表示懷疑，作者特寫了這篇序言，用以說明該劇情節的出處。現在一千古恨一將以單行本出版，特商得作者同意，先將序言在本報發表，以饜讀者。

北宋末年，政治腐敗已極，統治階級窮奢極慾，事事搜括享樂，對內招搖外壓迫，對外苟且無能，因此招致了外敵的窺伺。北方金國機入侵，宋朝軍隊多受驚風而潰，朝廷上本有一貫的屈辱外交政策，割讓北方三鎮，跟金國求和。但金人並不肯罷手，迅速打進黃河，攻陷汴京（河南開封）。靖康元年，徽宗、欽宗二帝北去，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趙構（宋高宗）接應做了皇帝。逃往江南，在臨安（浙江杭州）建都，這就是南宋。

紹興十年（一四一〇年），金人趁機被逐去的趙構之母韋后，那時宗已死，欽宗便被拘留在金國。韋后將行一欽宗以事前泣曰：「一臨語。」（指趙構）與丞相（指秦檜），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后許之。……韋后回國後，才知道趙構等人的主意，「遂不敢更前之語」。趙構爲了已的地位，寧肯將他父親拘留金國置之死地，連一個太乙宮使的小地位也不肯給他們。他的兄弟趙榛，爲河北義兵擁爲主將，在最後抗戰，趙構不予援助，

鄭師敗黃河以北早已斷絕了金人入寇的通路，往江府，金人直迫趕到湘江，不為久阻回，但中原（河南）各地相繼全不敵有，不過金人所戰勝了，是宋朝統治階級的軍隊，却征服不了黃河南北廣大的人中國人民。這些被遺棄在最後的人民，不甘受異族的壓迫，紛紛起義，抗擊金兵，捍衛國土，最著名的有太行山義民軍，八字軍，山西河北各地的紅巾軍，其他大小山嶺水寨的忠義民兵，幾乎遍地皆是，金兵常為他們所困。金人知道征服不了中國的老百姓，於是立了宋朝降官劉豫為傀儡皇帝，企圖通過這個傀儡，實行其以華制華的政策。但是中國人民對於這些賣國求榮的漢奸傀儡，始終防他回不來，後來連兵敗身死，逃陷敵內而據舉相殘的殘廢，固然夠慘的了，而在他的清靜無恙下，兩河中原廣大的國土和人民，也就永遠不想恢復了。

但另一方面，因為金人反覆無信，金日誦和明旦勤兵，趙鼎又怕連他的小朝廷也被消滅，所以在危急時候也不得不利用抗戰派出來抵擋一陣。等與金兵兵退走，他便又趕快停兵，準備講和，想以此為爲，怕自己已被消滅，不得不對金人抵抗，但又怕抗戰澈底勝利了，失掉了自己的地位，所以他的辦法是：消滅了敵，相繼求和。趙鼎紹興的局面，就是這樣相持着。

只有更加痛恨。他們一面英厲不撓的
和敵艦戰鬥着，日夜盼望朝廷能派兵北
上，同他們裏應外合收復失地。却不知道
那個流亡江南的小朝廷正在歌舞昇平，
早把他們丟在腦後了。

朝廷上當時也有主戰派和兩派，主戰
派是要收復失地，「復唐二帝」；主和
派主張割地求和，給金國稱臣納貢，以
圖苟安。趙構採取了主和派的主張，因
為趙構這個人本是陰險無良，典型的統
治階級性格。他在徽宗被虜之後，乘亂
做了皇帝，爲了佔據虛假帝位，連他親
爹也不認，他深怕抗戰真個勝利了，他
的父（徽宗）兄（欽宗）回朝，就輪
到他做皇帝，所以他家骨肉割讓中原，輸
臣納貢，以換得敵人的承認，爲他扣住
趙構不放回朝，好讓他在江南穩坐小朝

然而當時全國人民的抗戰熱情是非常
高昂的，各地義兵，層出不窮，壓倒金
人，同時朝廷軍中的一些忠勇將士，
他們都是主戰派，天天一班進兵。趙構
雖然不理，但也未至感覺頭痛。金人方
解趙構的心理，就放了一個好細回來，
助他一臂之力，完成他的投降大計。這
奸賊就是卑劣嘴臉的秦檜。

秦檜是汴京失陷時被擄往金國的，他
在那裏投降了，做了金國搜羅的密謀。
建炎三年，秦檜銜了金人的使命，和
其妻王氏及婢僕一家到朝謁求，自稱是
脫險而回。據宋史秦檜傳所記！

「桡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已者，
奪其面也。朝士多謂桡與（何）（桡）
孫（何）（司馬）攬同拘，而桡獨歸，
又自燕至桡二千八百里，臨河越海，

數無譴問之者，安得覆監而南？就令從軍擄回，金人縱之，必資妻屬，安得與王氏偕？」

他的見識被人揭穿，自知形跡挺蹊，遂又行竊擄出一妻來以圖掩飾，宋人老學庵筆記記載着他另一見話：

（秦會之）秦檜字叫會之，在山東沂州。同趙鼎與在河北聯絡太行兩河忠義民兵，連收金人於城而陷水，恢復懷衛兩州，趙鼎歸金人河北山東道路，北方人民在敵人數盡金人苦河北，到了此時，一齊奮起響應，正如火山爆發，甚至敵軍將兵都紛紛來降，金兵幾至全部瓦解。史載當時情形：

欲逃歸，州捕已具，軍糧庫有告者，未敢決。適遇有明監糧庫者，以情告之，虜曰：何不告監糧庫？會之對以不敢，虜曰：不然。吾國入若一諸公，則必任其責，雖死不憾。若逃而獲，雖欲貸，不敢矣，遂出其害書監軍。監軍曰：中丞果欲歸耶？吾與丹亦有逃歸者，多受被獲，安知公歸而南人以爲思耶？公若果來，固不必顧吾。會之謝曰：公若見諾，亦不必問其歸後禍福也。監軍遂許之。

還裏所說與前說完全矛盾，其用意主要是想附解別人對他的懷疑。但欲蓋彌彰，狼狽而人之情可見，可是趙禹並不管這些。秦檜入朝後，發表他的主張：「如欲天下無事，須南自南，北自北，及見，首奏所草規避請求和書。」趙禹大大誇獎秦檜「朴忠過人」，歡

「飛遣與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李榮鈺孫謀等，以兵固機，以持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無錫瑛等，聚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北倫嬰，一時皆得其實。盡繼相間得海驛寶絳汾陽之境，皆期口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房爲號。父老有姓爭奪率牛，載糧糗以饋義軍，而盜焚掠迎敵者，充誠道路。自燕以河北號令不行。兀朮欲審軍以抗飛，河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之舉！」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驁，亦不能制其下。即諭之曰：「一勿輕動，俟侯家出來，將官李顯祖南燕莊等，皆率所部降。」至暮衛龍虎，王下吃奔千戶高虎之屬，皆身受飛檄榜，自北方來降。金將

需得買賣才完。新元元年，宋韓琦相，從此趙恒有了帮手，確立了他的投降政策，專在與金國維持和好。

宋朝的舊軍隊雖然多半腐朽無能，但在頻年戰爭中，却已鍛鍊出來一些新的精銳的部隊，如岳飛、韓世忠、吳玠、劉錡等，都是英勇善戰。尤以岳飛的兵最精，金人畏之，稱為岳家軍。他常說要直抵黃龍府（金國地，在今遼吉一帶，意思是直搗金國巢穴），聲震一帝。而這個正是趙恒所深忌的。不過對於他們還不得不暫時利用，但極力限制他們的兵額，以防勢力大難制，他們得了勝仗之後，趙恒總要設法阻止他們進兵。紹興六年，岳飛自興州開始向北方推進，

而韓世忠以五萬衆內附，聲大震，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公協力。」（宋史岳飛傳）

勝利已經在望，岳飛正要指日渡河，但趙構棄他却不，要他退兵，他們正商量劉淮河以北的地方，開始金國議和，一天下午三點鐘，調岳飛退兵。這時候如果岳飛不退，收復失地，驅逐敵寇，真是指日可待。但不幸，封建時代的愚忠使他糊塗了。他不敢違抗室君，竟違命而退。退兵之日，老百姓擁在馬前痛哭，金軍淚下，於是河南新收復的地方，又都被金兵佔去。

岳飛韓世忠等都被召回，接應把他們

救後鎮州唐等地，太行並蓋州與鄭等
響應，率衆來歸，岳飛上表請遣中興
趙構不許。次年金人因劉豫廢收糧用
，北地廢了，諸將又請劉豫恢復中原，
仍是不許。他正以劉豫叛服，更求和
，同時金人揚言要送欽宗回來，在中原
即位，趙構聽了更加慌忙亡命。紹興九
年和議遂一度成立，金國允許歸河南
陝西地，趙構大喜，就獻表投降。賈
稱臣，但和約訂訂不久，金兵又來大舉
進攻了，這一回趙構棄檣也毫無話可
說，於是主戰派得到機會，諸將相繼出
兵，連敗金人於江蘇、河南、安徽、陝
西各地。就中以岳飛的兵最為猛銳，和
金酋兀朮戰於郾城，大破金兵十二萬，
載其勁旅拐子馬，直追趕到朱仙鎮，距
汴京僅有四十里，兀朮棄了汴京，過

盟後撤歸司令。兀朮也領兵來撿說：「
你天天講求精和，必須發了岳飛才准發
和。」趙構奏怕也覺得岳飛討賊大軍民
譁譟，專意恢復，若不殺了他，終究投
降不成，於是於秦檜使使同黨兀朮
羅汝楙，謗告岳飛要奪回兵權（這大
也就叫做這犯事犯軍令了）。結果這路
岳飛父子相和驚一聞殺死，這時候朝中
由秦檜一黨專權，好一些的官員先後被
害逐，或箝制得不能說話，趙構再無所
爲懼了，很快的和議成了功，以淮河爲
界，把北方的地方都割給金國，稱臣納
貢，如圖以償。

投降後的趙構小朝廷，更加殘酷的剗
削老百姓，每年須給金人贖買的大量銀
錢，不用說要出在老百姓身上，而他們

自己恨更加奢侈腐敗，歌舞昇平，悲憤享樂。亡國的妖孽們從來都是如此。岳飛曾有兩句名言：「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怕死，天下太平矣。」可見官兒們的愛錢怕死之風早就已經很盛，到了這時就更加甚了。秦檜一家就是窮奢極慾的，四方的官員都懼怕他，賄賂避走，貨物

不是八百年的人民，因為今天已經有了勝利，保證了中國共黨黨的領導。當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後發動他們的時候，人民們奮勇起來，和八路軍新四軍並肩作戰，從自己的家園上驅逐了敵人，發展為更大的解放區，建立起了民主鞏固的生活，壯大了人民自己的軍隊，準備最後反攻敵人。這一切，適合中國民

山內裏，他燒錢都是按月用銀幣收的，城內裏積金。他的假十案案，天天打劫金銀酒器，出門則假用官船載有餉，皆寫樹丹旗之飾。沿途官員，搭着輕捷的戰船百里不絕。秦檜一黨的投降派大將郭俊，是一個著名的官商兼營的人。倚着官大錢多做買賣，自然大發財源，連趙構都有時看不過，戒他不要與民爭利，甚至製國書賜他做出嚴禁，說「張王在錢眼裏坐一。這些事實，也可看出當時官吏極其掠奪的殘酷了。

至於北方的人民，已經水被拋棄在敵人的鐵蹄之下，再也用不着什麼「王師」的施撫了。他們苦戰多年的成績，已經被趙構秦檜等人出賣，換得了無恥的富貴。僕侍即恩固是趙構秦檜等一手造成，但是由於岳飛「主戰，他沒有被國家人民賞，而甘讓投降派得去，以致造成了千古恨事。所以人民說岳飛，

黨反動派統治的地區成了一個鮮明的對照。這就不但成為敵人所投攬的，而且也成了反動派所切齒痛恨的。因為他們的法西斯統治，在人民勝利的民主中國還是不能存在的，因此他們決不敢讓抗戰澈底勝利，正如趙構的心理差不多。為了維持他們的一黨專政（國民黨中多數反動派的黨綱專政），不惜勾結敵人，以內戰屠殺來鎮壓人民。訂出所謂「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幾次發動反共高潮，壓英可抗戰的新四軍為「叛軍」，為「肅犯紀軍令」，誘誘襲擊，勒令解散，不發給八路軍一錢一彈，認爲破壞後的人民政權，以數十萬大軍包圍岳陽，陝甘寧邊區，認為「封建割據」，爲「破壞統一」，其反共軍隊不顧國恥廢棄了來攻八路軍新四軍，配合之不足，更大量的受着過去，民生民權敵人一起來作

是感激，置說法是對的。

這件事到現在八百年了，人們至今說起來還有餘痛，它已經成爲我們民族的桐城。西湖墳墳上跪着的秦桧夫婦鐵像，永遠受着遊人的唾罵和毆打。但不到八百年後，在民族抗日的戰爭的今天，這婦秦桧等人居然又會活活地出現！

中國今天的現狀，很有類於宋朝南渡的當時。國民黨當政十幾年，政治腐敗了十年內戰，對外屈服於敵國，政治腐敗了國防空虛，招致了日寇的侵略。一九一八——以不抵抗政策東北四省拱手讓敵，其後六七年中，一連串的屈辱外交，喪權辱國，到盧溝橋事變起，全國人民

多。據他們說，那叫做「曲救國」，公開承認是爲和敵人共同防共，進攻政府。總之，凡是摧殘抗戰力量，阻礙人民勝利，保持他們法西斯專制的新法，無所不用其極。

反動派這些媚敵的行爲，自然爲敵寇所開嘉許。敵寇在中國人民的打壓下，武裝力征服中國的匪蔣早已粉碎，他也唱著金人侵宋的舊調，挾持汪精衛傀儡政府於前，大聲疾呼誘降蔣介石於後，兩方的勾搭早已經中外喧傳，只是在全國人民監視下，一時還不敢公開，前在溫塘敵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又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

才在人民的壓力下，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不得不出來應付應付，但是寧風而潰，很快就跑到了天府的四川偏安去了。武漢失守以後，國民黨反動派的政氣就是消極應付，時勤求，同時政治上法西斯統治日益加緊，黑暗反動派倒行逆施，貪污墮地，特務如麻，弄得大後方民生凋敝，民怨沸騰，民變蜂起，要人們却大發國難財，在天酒地，比之南渡君臣，更不知要甚多少倍。

然而愛國的軍民們，七八年來，無日不在和敵人的搏鬥，正所謂一面是荒淫而無恥，一面是嚴肅的戰鬥，被國民黨反動派遺棄在敵後的人民，他們身受敵人的蹂躪，更痛切的知道非堅持抗戰，實行民主，不能挽救中國。他們今天已經

重慶，自稱是脫險而回。國民黨報紙說屈一云。像他這樣一脫險一的還不止一個，前有陶希聖，後有方先覺，中間大小大小一脫險而回的還有無數。這一個八十年前曾經嚴穿的醜把戲，今天又拿出來欺騙觀衆，有誰愛看呢？果然不久，報上證明：「吳行前敵參謀小林少佐將會爲之發別，強調日本對重慶遲早必進攻爲友，以期共同反共反敵，今日進汪政權獨立，及交還租界取消特權，都是希望蔣介石回來的準備，即華北亦可恢復戰前政委會之組織形式。」吳則允將此意向蔣介石忠實傳達。一原來如此！

（下接第三版）